

藝 衡

第一輯

策 划：谢福文
主 编：徐鼎一
副主编：杨一家
柳春蕊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艺术

第一辑

策 划：谢福文
主 编：徐鼎一
副主编：杨一家
柳春蕊

藝 衡

第一輯

承继传统 · 研究古学 · 读书明理 · 陶养人物

【学苑】

- 1 横渠四句教 马一浮
4 朱子读书法 朱熹
12 略论中国传统学术之专精与兼通 虞万里
14 诗论对照与诗史互证——章太炎诗学观发微 陆胤
18 缪荃孙传略 杨洪升
28 石涛晚年出佛入道的问题 朱良志
46 『韵』之义证 韩刚
59 银雀山汉简《雄牝城》语词笺记 李若晖

【经苑】

- 62 经学举要·读法 姚永朴
69 《尚书·洪范》通释 磐如
78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经部诗类小叙平议 吴国武
82 阙意眇指 卓然千载——朱子《诗集传》浅说 徐鼎一
92 才性与德性的更迭——《论语义疏》人性论阐释 甘祥满

【诗文苑】

- 106 刘文庄公遗稿（连载一） 刘秉璋
113 愈庐集 袁行霈
114 天津赋 陈洪
116 国哀日赋长篇以悼之 冯乾
117 诗心十首 古求能
118 乔木诗钞 东方乔

【书画苑】

- 119 黄宾虹绘画解读 滕家明
128 前人高论见玄机——中国画论中的画家之路 程大利
138 笔摄宋元见古风——读陈品鑫绘画 鼎庐
142 禅宗对中国文人画的影响 杨一家

【收藏苑】

- 150 清沈复絮鸣野山房藏书及其著述考略 潘建国
166 崇仁精舍度藏书画二题 乙斋

横渠四句教

马一浮

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，今教诸生立志，特为拈出，希望竖起脊梁，猛著精采，依此立志，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人有此责任，人人具此力量，切莫自己诿卸，自己菲薄。此便是“仁以为己任”的榜样，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，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。

为天地立心

《易·大传》曰：“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。”《剥》《复》是反对卦。䷖《剥》穷于上，是君子道消。䷗《复》反于下，是君子道长。伊川《易传》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。天地之心于何见之？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。故《礼运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《程氏遗书》云：“一日之运，即一岁之运；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”盖人心之善端，即是天地之正理。善端即复，则刚浸而长，可止于至善，以立人极，便与天地合德。故“仁民爱物”，便是“为天地立心”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人心以恻隐为本。孟子言四端，首举恻隐，若无恻隐，便是麻木不仁，漫无感觉，以下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俱无从发出来。故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人心之全德曰仁。学者之事，莫要于识仁求仁，好仁恶不仁，能如此，乃是“为天地立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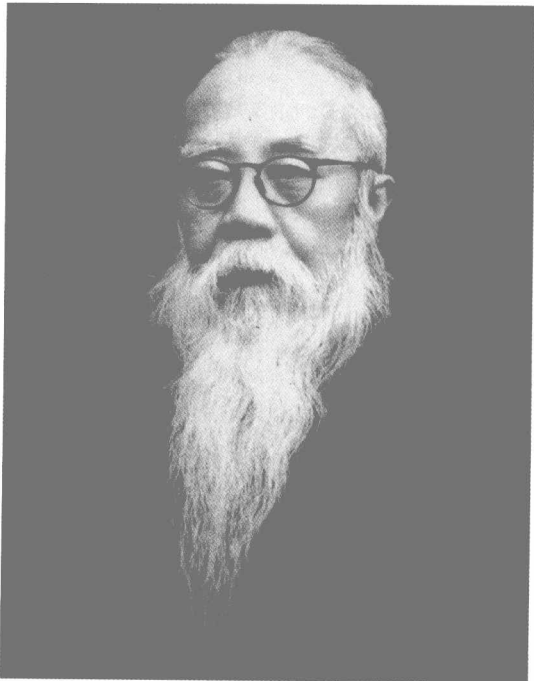
为生民立命

儒者立志，须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方为圆成。孟子称伊尹“一夫不获”，“若己推而纳诸沟中”。横渠“四铭”云：“凡天下之疲癃、残疾、惇独、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”此皆明万物一体之义。圣人吉凶与民同患，未有众人皆忧而已能独乐，众人皆危而已能独安者。万物一体，即是万物同一生命。若人自扼其吭，自残其肢，自剜其腹，而曰吾将以求

生，决无是理。孟子曰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朱子注云：“立命谓全其天之所[赋]（付），不以人为害之。”又曰：“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今人心陷溺，以人为害天赋，不得全其正命者，有甚于桎梏者矣。仁人视此，若疮痍之在身，疾痛之切肤，不可一日安也。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，使得全其正命。孔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学者立志，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，此乃是“为生民立命”也。

为往圣继绝学

此理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但因人为气习所拘蔽，不肯理会，便成



马一浮先生像



马一浮 书孔稚圭游太平山诗

衰绝。其实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颜子曰：“舜，何人哉？予，何人哉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”学者只是狃于习俗，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，不肯承当。故有终身读书，只为见闻所囿，滞滞在知识边，便谓已足，不知更有向上事，汨没自性，空过一生。孔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，如之何’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“（苟）[有]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，吾未见力不足者。”圣人之言割切如此。道之不明不行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。故学者立志，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，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。孟子曰：“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（者）耳。”“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（曰）[谓]理也，义也。”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儒，深明义理之学，真是直接孔孟，远过汉唐。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在横渠绝非夸词。今当人心晦盲否塞、人欲横流之时，必须研究义理，乃可以自拔于流俗，不致戕贼其天性。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，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。

为万世开太平

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，乃是实有是理。如尧之“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”，文王之“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”，都是事实。干羽格有苗之顽，不劳兵革；礼让息虞、芮之讼，安用制裁。是故不赏而劝，不怒而威，不言而信，无为而成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君子笃恭而天下

平”，“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”。圣人至德渊微，自然之效，斯乃政治之极轨。自帝降而王，王降而霸，霸降而夷狄，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。秦并六国，二世而亡，晋失其驭，五胡交乱，力其可恃乎？中外历史，诸生闻之熟矣，非无一时强大之国，只如飘风骤雨，不可久长。程子曰：“王者以道治天下，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。”又曰：“三代而下，只是架漏牵补，过了时日。”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”，“以德行仁者王”，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”。从来辩王、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。学者须知孔孟之言政治，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。然孔孟有德无位，其道不行于当时，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。故横渠不曰“致”而曰“开”者，致是实现之称，开则期待之谓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，果能率由斯道，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。从前论治，犹知以汉唐为卑，今日论治，乃惟以欧美为极。从前犹以管、商、申、韩为浅陋，今日乃以莫梭里尼、希特勒为豪杰。今亦不暇加以评判，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，与今之政论比而观之，则砭砭不可以为玉，蜿蜒不可以为龙，其相去何啻霄壤也。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，举国之人动心忍性，乃是多难兴邦之会。若曰图存之道，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，则亦是自非薄。今举横渠此言，欲为青年更进一解，养成刚大之资，乃可以济蹇难。须信实有是理，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。

昨日傾談數年來所未有

先生此見之德吾極未得一律

今早以年 西如取

廣和語句限額末句指無功

用道言月是心於無物物之

生成亦不自知此義稍玄恐

諸子未端如有問者願

先生之

未浮也

既至早

馬一浮 致鍾山先生函札

朱子读书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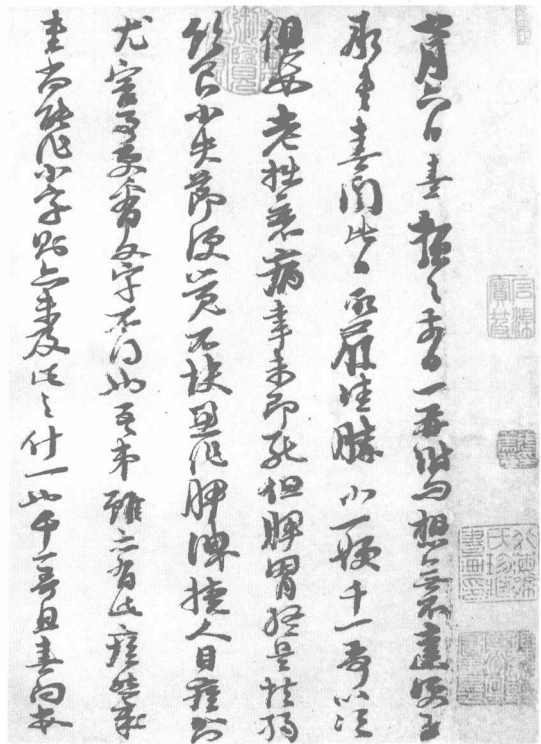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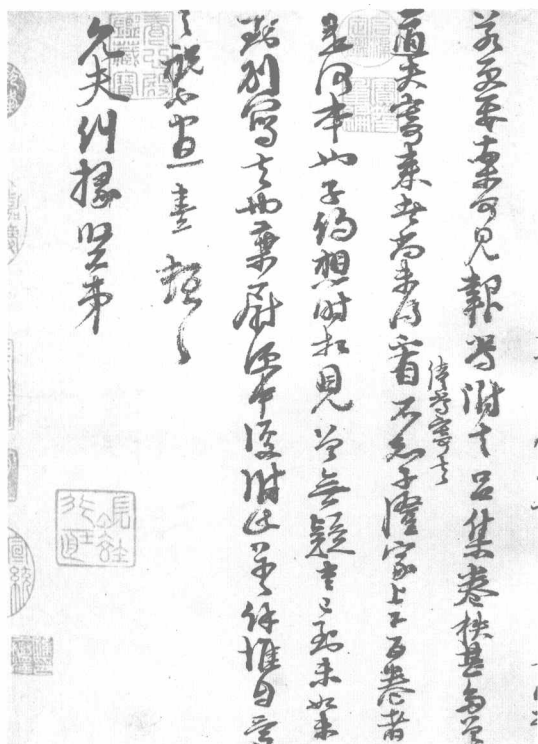
朱 熹

编者小引：古贤往矣，吾不得而见之，得见其言斯可矣。得见其言，非读书而何？故读书者，成学之初基、终生之鸿业也。近儒马一浮先生博通淹裕，或问其所从之业，先生曰：读书。古之善读书者多矣，周孔思孟程朱是也。而朱子教人读书之法，尤为详审焉。朱子读书之法，其门人与私淑弟子，荟萃朱子平日之训，节序其要，定为六条，曰循序渐进、熟读精思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著紧用力、居敬持志。朱子云：“只是一个敬字好，方无事时，敬于自持。及应事时，敬于应事。读书时敬于读书，便自然该贯动静，心无时不存。”又云：“读书穷理，当体之于身。”又云：“书虽是古人书，今日读之，所以蓄自家之德。却不是欲这边读得些子，便搬出做那边用。读书将以求道，不然读作何用？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，皆以涉猎该博为能，所以有道学、俗学之别。”此皆足为当世读书者法。（乙斋）

读书须是虚心切己。虚心，方能得圣贤意。切己，则圣贤之言，不为虚说。

读书须且虚心静虑，依傍文义，推寻句

脉，看定此句指意，是说何事。略用今人言语衬贴，替换一两字，说得古人意思出来。先教自家心里分明历落，如与古人对面说话，彼此对答，



南宋 朱熹 七月六日帖 之一、二

无一言一字，不相肯可。此外都无闲杂说话，方是得个入处。

读书先要虚心平气，熟读精思，令一字一句，皆有下落。诸家注解，一一通贯，然后可以较其是非，以求圣贤立言之本意。虽已得之，亦且更如此。反复玩味，令其义理浹洽于中，沦肌浹髓，然后乃可言学耳。

观书但当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在。如其可取，虽世俗庸人之言，有所不废。如有可疑，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，亦须更加审择。自然意味和平，道理明白，脚踏实地，动有据依，无笼罩自欺之患矣。

读书须是优游玩味，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。然后随其远近、浅深、轻重、缓急而为之说。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，庶乎可以得之。若便以吾先入之说，横于胸次，而驱率圣贤之言，以从己意。设使义理可通，已涉私意穿凿而不免于郢书燕说之诮。况又义理窒碍，亦有所不可行者乎？

尝见人云，大凡不公底人，读书不得，今看来是如此。如解说圣经，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，全然虚心，只把他道理，自看其是非。恁地看文字，犹更自有窒于旧习失点检处，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之书，如何看得出。

读书有个法，只是刷刮净了那心后去看，若不晓得，又且放下，待他意思好时，又将来看。而今欲说要虚心，心如何解虚得。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。

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，更不问外面有何事，方见得一段道理出。如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如何却说个仁在其中，盖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，莫教走作，则理自然在其中。今人却一边去看文字，一边去思量外事，只是枉费了工夫。不如放下了文字，待打叠教意思静了去看。

观书当平心以观之，不可穿凿，看从分明处，不可寻从隐僻处去。圣贤之言，多是与人说话。若是峣崎，却教当时人如何晓。

圣贤立言，本自平易。而平易之中，其旨无穷。今必推之使高，凿之使深，是未必真能高深，而固已离其本指，要其平易无穷之味矣。

问：方读书时，觉得无静底工夫，须有读书之时，有静虚之时。曰：某旧见李先生尝教令静坐，后来看得不然。只是一个敬字好，方无事时，敬于自持。及应事时，敬于应事。读书时敬于读书，便自然该贯动静，心无时不存。

初学于敬不能无间断，只是才觉间断，便提起此心。只是觉处，便是接续。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。日间常读书，则此心不走作。或只去事物中求，则此心易得汨没。知得如此，便就读书上体认义理，便可唤转来。

本心陷溺之久，义理浸灌未透，且宜读书穷理，常不间断，则物欲之心，自不能胜，而本心之义理，自安且固矣。

学者观书，多走作者，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整齐，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，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，不若先涵养本原，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，待其浹洽，然后去看书，便自知只是如此。老苏自述其学为文处，有云：取古人之文而读之，始觉其出言用意，与己大异，及其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胸中豁然以明，若人之言固当然者。此是他于学文上工夫有见处，可取以喻今日读书，其工夫亦合如此。又曰：看得一两段，却且放心胸宽闲，不可贪多。

张子云：“书所以维持此心，一时放下，则一时德性有懈也。”是说得“维持”字好，盖不读书，则此心便无用处。今但见得些子，便更不肯去穷究那许多道理，陷溺其心于清虚旷荡之地，却都不知，岂可如此？

昔陈烈先生，苦无记性，一日，读《孟子》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忽悟曰：我心不曾收得，如何记得书。遂闭门静坐，不读书百余日，以收放心，却去读书，遂一览无遗。

读书固收心之一助，然今只读书时收得心，而不读书时，便为事所夺，则是心之存也常少，而其放也常多矣。且胡为而不移此读书工夫，向不读书处用力，使动静两得。而此心无时不存乎学问，就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。方是那读书底，已是第二义。自家身上道理都具，不曾外面添得来，然圣人教人，须要读这书时，盖为自家，虽有这道理，须是经历过方得，圣人说底，是他曾经历过来。

读书穷理，当体之于身。凡平日所讲贯穷究者，不知逐日常见得在心目间否？不然，则随文逐义，赶趁期限，不见悦处，恐终无益。

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，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，秦汉以后，无人说到，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，不就自家身上理会。自家见未到，圣人先说在那里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，就身上推究始得。如说仁义礼智，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，自家如何是义，如何是礼，如何是智，须是著己体认方得，如读“学而时习之”，自家曾如何学，自家曾如何习？“不亦说乎”，曾见得如何是说？须恁地认始得，若只逐段解过去，解得了便休，也不济事。

读圣人书，当反身而求，亦须是讲学。不讲学，遇事便有岌岌不自安处。讲学明，则坦坦地行将去，此道理无出圣人之言，但当熟读深思。且如人看生文字与熟文字，自是两般，既熟时，他人说底，便是我底。读其他书，不如读《论语》最要，盖其中无所不有，若只躬行而不讲学，只是个鹘突底好人。

问：平日读书时，似亦有所见，既释书则别是一般；又每苦思虑纷扰，虽持敬亦未免弛慢，不知病根安在？曰：此乃不求之于身，而专求之于书，固应如此。古人曰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？凡吾身日用之间无非道，书则所以接凑此心耳。故必先求之于身，而后求之于书，则读书方有味。

大凡读书，且要读，不可只管思。口中读，则心中间而义理自出。某之始学，亦如是尔，更无别法。

或问：读书未知统要？曰：统要如何便会知得。近来学者，有一种则舍去册子，却于一言半句上，便要见道理；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，不知归著处。此皆非知学者，须要熟看熟思，久久之间，自然见个道理，四停八当。而所谓统要者，自在其中矣。

书只贵读，读多自然晓。今只思量得写在纸上底，也不济事，终非我有。只贵乎读这个，不知如何，自然心与气合，舒畅发越，自是记得牢。纵饶熟看过，心裏思量过，也不如读，读来读去，少间晓不得底，自然晓得；已晓得者，越有滋味。若是读不熟，都没这般滋味。而今未说

得注，且只熟读正经，行作坐卧，心常在此，自然晓得。尝思之读便是学，夫子说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学便是读，读了又思，思了又读，自然有意。若读而不思，又不知其意味；思而不读，纵使晓得，终是无瓢碗不安，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，不是自家人，终不属自家使唤。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，自然心与理一，永远不忘，某旧苦记文字不得，后来只是读，今之记得者，皆读之功也。老苏只取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韩子与圣人之书，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，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。他资质固不可及，然亦须著如此读，只是他读时，便只要摹写他言语做文章，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，那里得来。是知书只贵读，别无方法。

读书须是成诵，方精熟，今所以记不得，说下去，心下若存若亡，皆是不精不熟之患。若晓得义理，又皆记得，固是好。若晓文义不得，只背得。少间，不知不觉，自然相触发，晓得这义理。盖这一段文义，横在心下，自是放不得，必晓而后已。若晓不得，又记不得，更不消读书矣。横渠云“读书须是成诵”，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，只争这些子。古人记得故晓得，今人鹘莽记不得故晓不得。紧要处过处，皆须成诵，自然晓得也。

韩退之谓沉潜乎训义，反复乎句读。须有沉潜，反复之功方得。所谓审问之，须是表里内外，无一毫之不尽，方谓之审。恁地竭尽心力，犹有见未到处，却不奈何，如今人不曾竭尽心力，只见得三两分了，便草草揭过，少间只是鹘突无理会，枉著日月，依旧似不曾读相似。只如退之老苏作文章，本自没要紧事，然他大段用功，少间方会渐渐扫去那许多鄙俗的言语了，换了个心胸，说这许多言语出来。如今读书，须是加沉潜之功，将义理去浇灌胸腹，渐渐荡涤去那许多浅近鄙陋之见，方会见识高明。因说如今读书，多是不曾理会得，一处通透了，少间却多牵引前面疑难来说，此最学者大病。

讲论一篇书，须是理会得透，把这一篇书，与自家衮作一片方是，去了本子时，许多节目次第，都历历落落在心中，皆说得去方好。

为学虽是立志，然书亦不可不读，须将经传本文熟复。若专一静坐，如浮屠氏，块然独

处，更无酬酢，然后为得，吾徒之学，正不如此。遇无事则静坐，有书则读书，以至接物处事，常教此心光灿灿地，便是存心，岂可凡百放下，只是静坐？

古人读书与今人异，如孔门学者，于圣人才能问仁问知，终身事业已在此。今人读书，仁义礼智总识，而却无落泊处，此不熟之故也。昔五峰于京师，问龟山读书法。龟山云：先读《论语》。五峰问《论语》二十篇，以何为紧要？龟山曰：事事紧要。看此可见。

读书工夫莫草略，近日学者多缘草略过了，故下梢头儼无去处，一齐弃了。大凡看书粗则心粗，看书细则心细，若研穷熟，得些义理，以为是亦得，以为非亦得，须是见得差之毫厘缪以千里，方可。

圣人千言万语，只是说个当然之理，恐人不晓，又笔之于书。自书契以来，二典、三谟、伊尹、武王、箕子、周公、孔孟，都只是如此，可谓尽矣。只就文字间求之，句句皆是，做得一分，便是一分工夫，非茫然不可测也，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。须要思量圣人之言，是说个甚么，要将何用。若只读过便休，又何必读。

问：读书之法，如今看来，圣贤言行，本无相违，其间所以有可疑者，只是不逐处研究得通透，所以见得抵牾，若真个逐处逐节逐段见得精切，少间却自到贯通地位。曰：固是！如今若苟简看过，只一处便自未曾理会得了，却要别生疑义，徒劳无益。

读书须是子细，逐句逐字，要见去著，若用工粗卤，不务精思，只道无可疑处，非无可疑，理会未到，不知有疑尔。

观书须静著心，宽著意思，沉潜反复，将久自会晓得去。

圣贤之言，须常将来眼头过、口头转、心头连。

读书之法，先要熟读，须是正看、背看、左看、右看。看得是了，未可便说道是，更须反覆玩味。

读书当择先儒旧说之当于理者，反覆玩味，朝夕涵泳，便与本经正言之要，通贯浹洽于胸中，然后有益，不心段段立说，徒为观美，而实

未必深有得于心也。讲学正要反复研究，方见义理归宿处，不可只略说过便休也。

读书玩味其意，理会未得处，且记著，时时拈起看，久之须有得力处。

为学读书，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，切不可粗心。若曰何必读书，自有个捷径，便是误人的深坑也。未见道理时，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裹许，无缘可以便见得，须是今日去了一重，又见得一重，明日又去了一重，又见得一重，去尽皮，方见肉，去尽肉，方见骨，去尽骨方见髓，使粗心大气不得。

圣人言语，一重又一重，须入深去看，若只要皮肤，便有差错，须深沉方有得。

读书理会一件了又一件，不止是读书，如遇一件事，且就这事上思量，合当如何做处得来，方当理会别一件。书不可只就皮肤上看，事亦不可只就皮肤上理会。天下无书不是合读的，无事不是合做的，若一个书不读，这里便阙此一书之理；一件事不做，这里便阙此一事之理，大而天地阴阳，细而昆虫草木，皆当理会。一物不理，这里便阙此一物之理。

读书是格物一事，今且须逐段子细玩味，反来覆去，逐旋捱得多后，却见头头道理都到。这工夫须用行思坐想，或将已晓得者，再三思省，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，不容安排。书之句法义理，虽只是如此解说，但一次看，有一次见识。所以某书有翻看，有一番改，亦有已说定一番，看一番见得稳当，愈加分晓。

或问：先生谓讲论固不可无须是自去体认，如何是体认？曰：体认是把那听得底，自去心里重复思绎过。伊川曰：时复思绎浹洽于中则说矣，某向来从师，日间所闻说话，夜间如温书一般，一一子细思量过，才有疑，明日又问。

学者当以圣贤之言，反求诸身，一一体察，须是晓然无疑，积日既久，当自有见，但恐用意不精，或贪多务广，或得少为足，则无由明耳。

读书须要切己体验，不可只作文字看，又不可助长。

学者读书，须要敛身正坐，缓视微吟，虚心涵泳，切己省察。读一句书，须体察这一句，我将来甚处用得。

观书以己体验，固为亲切，然亦须徧观众理，而合其归趣乃佳。若只据己见，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周，欲径急而反疏缓也。

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，体验圣人之心，少间体验得熟，自家之心，便是圣人之心。某自二十时，看道理，更要看那里面。尝看上蔡语录，其初将红笔抹出，后又用青笔抹出，又用黄笔抹出，三四番后，又用墨笔抹出，是要寻那精底。看道理，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。

山谷与李几仲帖云：大率学者喜博，而常病不精，泛滥百书，不若精于一也，有余力，然后及诸书，则涉猎诸篇，亦得其精。盖以我观书，则处处得益，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。某深喜之，以为有补于学者。

学者只知观书，都不知有四边方始有味。

尝看横渠成诵之说，最为捷径。盖未论看得义理如何，且是收得此心有归著处，不至走作。然亦须是专一精研，使一书通透烂熟，都无记不起处，方可别换一书，乃为有益。若但轮流通念，而覈之不精，则亦未免枉费工夫也，须是

都通透后，又却如此温习，乃为佳耳。

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，方是见得真味，若读之数过，略晓其义即厌之，却别求书看，则是于此一卷书，犹未得趣也。盖人心之灵，天理所在，用之则愈明，只提醒精神，终日著意，看得多少文字，穷得多少义理？徒为懒倦，则精神自是愤愤，只恁昏塞不通，可惜。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，须令一件融释了后，方更理会一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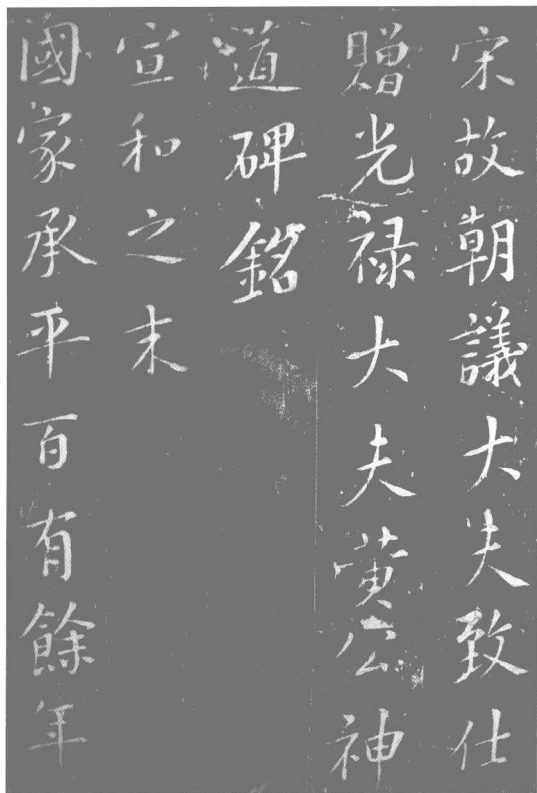
“融释”二字，下得极好。此亦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格得多后，自脱然有贯通处。此亦是真曾经历来，便说得如此分明。今若一件未能融释，而又欲理会一件，则第二件又不了，推之万事，事事不了，何益？

读书之法，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。看上字时，如不知有下字；看上句时，如不知有后句。看得都通透了，又却从头看此一段，令其首尾贯通。然方其看此段时，亦不知有后段也。如此渐进，庶几心与理会，自然浹洽，非惟会得圣贤言语意脉不差，且是自己分上，身心义理，日见纯熟。若只如此匆匆检阅一过，便可随意穿凿，排布硬说，则不惟错会了经意，于己分上亦有何干涉？

读书之法，当循序而有常，致一而不懈，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，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，然后心静理明，渐见意味。不然，则虽广求博取，日诵五车，亦奚益于学哉？故程子曰：善学者求言必自近，易于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此言殊有味。

夫学，非读书之谓。然不读书，又无以知为学之方，故读之者贵专，而不贵博。盖惟专，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；徒博，则反苦于杂乱浅略，而无所所得。必也致精一书，优游魔饫，以求圣学工夫次第之实，俟其心通意解，书册之外，别有实下工夫处。然后更易而少进焉，则得尺得寸，虽少而皆为吾有矣。

学者且将一件书读，圣人之言，即圣人之心，圣人之心，即天下之理。且逐段看令分晓，一段分晓，又看一段，如此至一二十段，亦未解便见个道理。但如此心平气定，不东驰西骛，则道理自逐段分明，去得自家心上一病，便是一个道理明也。道理固是自家本有，但如今隔一隔了，须逐旋揩磨，呼唤得归。然



南宋 朱熹 黄公神道碑之一 清拓本

无一唤便见之理，如金溪只要自得。若自得底是，是固善，若自得底非，却如何？不若且虚心读书，切不可自谓理会得了便理会得，且只做理会不得，方有长进。

学者理会文义，只是要先理会难底，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晓。《学记》曰：善问者，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后其节目。所谓攻瑕则坚者瑕，攻坚则瑕者坚，不知道理好处，又却多在平易处。观书须从头循序而进，不以浅深难易，有所取舍，自然意味详密，至于浚洽贯通，则无紧要处，所下工夫，亦不落空矣。今人多是拣难底好底看，非惟圣贤之言，不可如此间别，且是只此心意，便不定叠。纵然用心探索得到，亦与自家这里不相干，突兀聱牙，无田地可安顿，此病不可不知也。

读书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，不必又生枝节，看一段，须反复来看去，要十分烂熟，方见意味、方快活。令人都不爱去看别段始得，人多是向前趲去，不曾向后反复，只要去看明日未读底，不曾去紬绎前日已读底。须玩味反复，始得用力深，便见意味长；意味长，便受用牢固，亦不可信口依希，略绰说过，须是心晓。

读书不可贪多，常使自家力量有余。方正淳云：欲将诸书循环看。曰不可如此，须看得一书徹了，方再看一书。若杂然并进，却反为所困，如射弓有五斗力，且用四斗弓，便可泄满己力，欺得他过。今学者不憚自己力量去观书，恐自家照管他不过。

读书只恁逐段子细看，积累去，则一生读多少书。若务贪多，则反不曾读得，须是紧著工夫，不可悠悠，又不须忙，只常抖擞得此心醒，则看愈有力。

读书小作课程，大施功力，如会读得二百字，只读得一百字，却于百字中，猛施工夫，理会子细，读诵教熟。如此，不会记性人自记得，无识性人亦理会得。若泛泛然念多，只是皆无益耳。

书宜少看，要极熟，小儿读书记得，大人多记不得者，只为小儿心专，一日授一百字，则只是一百字，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。大人一日，或看百板，不恁精专，人多看一分之十，今宜看十分之一，宽著期限紧著课程。

今人读书，看未到这里，心已在后面，才看到这里，便欲舍去了，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晓解，须是徘徊顾恋，如不欲去，方会认得。

读书须是遍布周满，某尝以为宁详毋略，宁下毋高，宁拙毋巧，宁近毋远。

书虽是古人书，今日读之，所以蓄自家之德，却不是欲这边读得些子，便搬出做那边用。读书将以求道，不然，读作何用？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，皆以涉猎该博为能，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。

学者读书，须是于无味处，当致思焉，至于群疑并兴，寝食俱废，乃能骤进。因叹“骤进”二字，最下得好，须是如此。若进得些子，或进或退，若存若亡，不济事，如用兵相杀，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，也不济事，须大杀一番，方是善胜。为学之要，亦是如此。

读书须见得有所不得处，方是长进，又更就此阙其所疑，而反复其余，则庶几得圣人之意，识事理之真，而其不可晓者，不足为病矣。

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，也教他去思索，求所疑。近方见得读书，只是且恁地虚心，就上面熟读，久之自有所得，亦自有疑处，盖熟读后，自有窒碍不通处，是自然有疑，方好较量。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，这般也有时候。旧日看《论语》，合下便有疑，盖自有一样事，被诸先生说成数样，所以便著疑，今却有《集注》了，且可傍本看教心熟。少间，或有说不通处，自见得疑，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。又曰：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，有疑者，却要无疑，到这里，方是长进。

读书若有所见，未必便是，不可便执著，且放在一边，益更读书，以来新见。若执著一见，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，譬如一片净洁田地，若上面才安一物，便须有遮蔽了处。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，学者须是多读书，使互相发明，事事穷到极致处，所谓“本诸身，徵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，真到这个田地地方。语云：“执德不弘。”易云：“宽以居之。”圣人多说个广大宽弘之意，学者要须体之。

读书之法无他，惟是笃志虚心，反复详

玩，为有功耳。近见学者，多是卒然穿凿，便为定论，或即信所传闻，不复稽考，所以日诵圣贤之书，而不识圣贤之意，其所诵说，只是据自家见识，杜撰成耳，如此岂复能有长进？前辈盖有亲见有道，而其所论终不免背驰处者，想亦正坐此耳。

近日读书人少，也缘科举时文之弊，也才把书来读，便先立个意思，要讨新奇，都不理会他本意著实。才讨得新奇，便准拟作时文，便下梢弄得熟。只是这个，将来便虽是朝廷甚么大典礼，也胡乱信手捻合出来使，不知一撞百碎。

某尝谓为学，老少不同，年少精力有余，须用无书不读，无不究竟其义。若年齿向晚，却须择要用功，读一书，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，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。盖天下义理，只有一个，是与非而已，是便是是，非便是非，既有着落，虽不再读，自然道理浹洽，省记不忘。譬如饮食从容咀嚼，其味必长，大嚼大咽，终不知味也。

精神长者博取之，所得多；精神短者，但以词义简易者涵养，中年以后之人，读书不要多，只少少玩索，自见道理。

温公答一学者书，说为学之法，举荀子四句云：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以持养之。荀子此说亦好！诵数云者，想是古人诵书亦记遍数，贯字训熟，如习贯，如自然，又训通，诵得熟，方能通晓，若诵不熟，亦无可得思索。

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，正如农功，如农之有畔，为学亦然。今之始学者，不知此理，初时甚锐，渐渐懒去，终至都不理会了，此只是当初不立程限之故。

读书看义理，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，第一不可先责效，才责效，便有忧愁的意，只管如此，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。今日放置闲事，不要闲思量，只专心去玩味义理，便会心精，心精便会熟。

人言读书当从容玩味，此乃自怠之一说，若是读此书未晓道理，虽不可急迫，亦不放下，犹可也。若徜徉终日，谓之从容，却无做工夫处。譬之煎药，须是以大火煮滚，然后以慢火养

之却不妨。

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，才有此心，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，无益。

读书须是看著他那缝罅处，方寻得道理透徹。若不见得缝罅，无由入得。看见缝罅时，脉络自开。

读书闲暇且静坐，教他心平气定，见得道理渐次分晓，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。且如看《大学》“在明明德”一句，须常常提醒在这里，他日长进亦只在这里。人只是一个心做本，须存得在这里，识得他条理脉络，自有贯通处。

读书须是有精力。杨至之曰：亦须是聪明。曰：虽是聪明，亦须是静，方运得精神。昔见延平说罗先生解《春秋》也浅，不似胡文定，后来随人入广，在罗浮山住三两年，去那里心静，须看得较透。某初疑解《春秋》，干心静甚事，后来方晓，盖静则心虚，道理方看得出。

看书与日用工夫，皆要放开心胸，令其平易广阔，方可徐徐旋看道理，浸灌培养，切忌合下便立己意，把捉得太紧了，即气象急迫，田地狭隘，无处著工夫也。

凡读书处事，当烦乱疑惑之际，正当虚心博采，以求至当，或未有得，亦当且以阙疑阙殆之意处之，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说而尽废己所未究之众论，则非惟所处之得失，或未可知，而此心之量，亦不宏矣。

今人观书，先自立了意后方观，尽率古人语言，入做自家意思中来。如此，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，如何见得古人意思？须是虚此心，将古人语言放前面，看他意思倒煞向何处去，如此玩心，方可得古人意，有长进处。且如孟子说诗，要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逆者，等待之谓也，如前逆，等待一人未来时，且须耐心等待将来，自有来时候。他未来，其心急切，又要进前寻求，却不是以意逆志，是以意提志也，如此，只是牵率古人言语，入做自家意中来，终无进益。

读书理会道理，只是将勤苦捱将去，不解得不休，文王犹勤，而况寡德乎。今世上有一般议论，成就后生懒惰，如云不敢轻议前辈，不敢妄立论之类，皆中怠惰者之意。前辈固不敢妄议，然论其行事之是非，何害？固不可凿空立

论，然读书有疑有所见，自不容不立论。其不立论者，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。将诸家说相比并，以求其是，便自有合辨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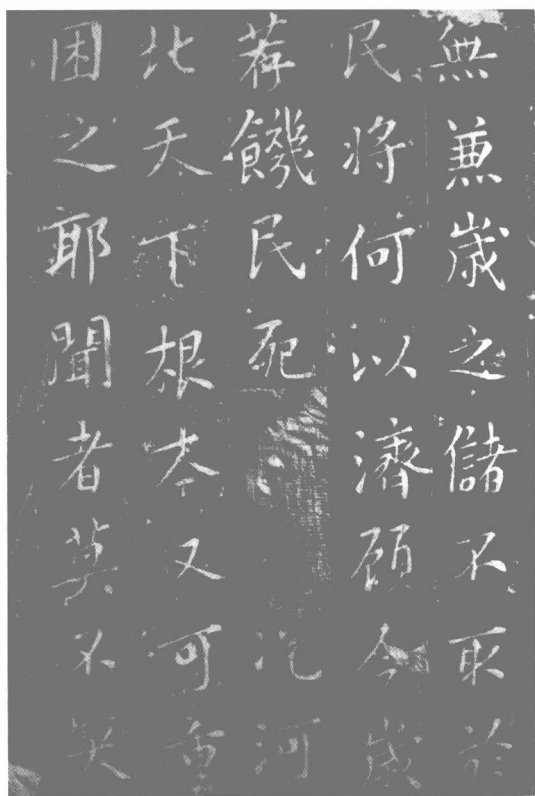
学者观书，病在只要向前，不肯退步。看愈向前，愈看得不分晓；不若退步，却看得审。大概病在执著，不肯放下。正如听讼，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，便只寻甲底不是，先有主张甲底意思，便只见乙底不是。不若姑置甲乙之说，徐徐观之，方能辨其曲直。横渠云：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。此说甚当，若不濯去旧见，何处得新意来？今学者有二种病，一是主私意，一是旧有先入之说，虽欲摆脱，亦被他自来相寻。

读书须是知贯通处，东边西边，都触著这关捩子方得。而今说已前不曾做得，又怕迟晚，又怕做不及，又怕那个难，又怕性格迟钝，又怕记不起，都是闲说。只认下著头去做，莫问迟速，少间，自有至处。既是已前不曾做得，今使用工夫去补填，莫要瞻前顾后，思量东西，少间担搁一生，不知年岁之老。

如今看一件书，须是著力至诚去看一番，将圣贤说底一句一字，都理会过。直要见圣贤语脉所在，这一句一字，是如何道理，及看圣贤因何如此说，直是用力理会教分晓，然后将来玩味，方尽见得意思出来。若是泛滥看过，今次又见是好，明次又见是好，终是无工夫、不得力。

东坡教人读书小简，某取以示学者曰：读书要当如是（东坡与王朗书云：少年为学者，每一书，皆作数次读之，当如入海，百货皆有，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尽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尔，故愿学者，每次作一意求之，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，且只作此意求之，勿生余念，又别作一次，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，他皆仿此，若学成八面受敌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）。

问伊川说读书，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。曰：此条程先生说读书，最为亲切，今人不会读书，是如何？只缘不曾求圣人之意，才拈得些小，便把己意，硬放入里面，胡说乱说。故教他就圣人意上求看如何。如讲习孔孟书，孔孟往矣，口不能言，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，将孔孟心作自己心，要须自家说时，



南宋 朱熹 黄公神道碑之二 清拓本

孔孟点头道是方得，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，一向任己见说将去。

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，缘书皆有印本多了，如古人皆用竹简，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，若一介之士如何置，所以后汉吴恢，欲杀青以写汉书，其子吴祐谏曰：此书成则载之兼两，昔马援以薏苡兴谤，王阳以衣囊傲名，正此谓也。如黄霸在狱中，从夏侯胜受书，凡再逾冬而后传，盖古人无本，除非首尾熟背得，方得至于讲诵者也。是都背得，然后从师受学，如东坡作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，那时书犹自难得，晁以道尝欲得公穀传，遍求无之，后得一本，方传写得，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，所以读书苟简。

读书便是做事，凡做事有是有非，有得有失。善处事者，不过称量其轻重耳。读书而讲究其义理，判别其是非，临事即此理。

读书推类反求，固不害为切己，但却又添了一重事。不若且依文看，逐处各自见个道理，久之自然贯通，不须如此费力也。

略论中国传统学术之专精与兼通

虞万里

仲尼殒歿，微言乖绝；王官失守，诸子争鸣。汉武抑黜百家，表彰六经，开二千年经学冠冕之气象。《春秋》纪年，《左传》叙事，马迁《史记》，虽变而为纪传，然《班志》仍附《春秋》，盖以史出《春秋》，源流分明。逮传习六艺之士升而为经师，立而为博士，封爵食禄，弟子数千；而著作文儒，莫与抗衡，乃沉思翰藻，绘绣鞞帙，于是论疏繁盛，书箴累积，摯虞流别，文集攸分，而沿波讨源，导自诸子。原隰沃衍，阡陌纵横；万脉竞态，朝宗归海。刘申叔分季周学术为心理、社会、宗教、政法、术数、文字、工艺凡一十六门，各为之序，观其所溯，无不与六经诸子有关。昔皮子经降史，史降子之说，实昧于递嬗之迹；元瑞经即史，子即集之论，乃见于蜕化之痕。至章实斋标举“六经皆史”以来，钱晓微视经史无二，刘鉴泉谓以六艺统群书，马一浮极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，夫统经摄史，容不相同，而其把握传统学术之本末流衍，诚殊途而同归。

章实斋曰：“事有实据，而理无定形。故夫子之述六经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尝离事而言理。”盖事纵有繁简，而理莫不蕴之。及嬴秦灭学，书藏屋壁，义绝朝野，汉初摭拾遗散，已文有磨灭，言有楚夏，不求故训，难质奥蕴。西汉阐微旨隐义，东汉诂典制名物，虽有侧重，犹理事兼顾。其后打成两橛，各执一端者，已非夫子赞述之谛义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六经原道敷章，循理设教，道原万物之文，理循五情之曲，骈辞俚语，天籁人韵，浑与圣人义理一体。诸子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，然逐意而骋辞，博辩以饰文，所谓道术文章，互为体用。西汉承六经诸子遗意，犹不汲汲于雕龙，故迁、固独传《儒林》而不别标《文苑》。逮及晋宋，虚浮竞煽，尚巧贵妍，辞意乖张，道文两歧。蔚宗感染时风，分而为二，非唯经师文士杂错，犹老韩同传，且于行道为文之意，亦已远矣。

窃谓考据以义理为鹄的，义理藉考据以徵信，学术托辞章而垂远，三者可侧重，不可轩轻，善用相济，隔则滞碍。自伊川三分其学，清儒各随性之所近，妄第甲乙，聚讼不息。推原因，才多偏曲，学有专攻，三者兼顾，亘古希有；中智下士，毕生勤劬一经一子一史一艺，或汲汲于名物训诂典制之确，或矻矻于经义微旨事理之奥，或孜孜于辞理文脉义法之美，略能兼擅，顾盼自多，专意一途，矜气自夸，递相非笑，转相鄙薄，实皆乡曲偏隅之俗说陋见，不足拱手贤哲，与语大道也。

传统学术，源一流百，散化万形，还归本相。思穷其枝叶，自当独专一门；将求其会通，则须兼擅众学。专精云者，专心聚神，精于一艺。精于一艺，须植相关术学以厚其基，基之不广不厚，则欲深不得，欲精不能，所谓狭而不通流于局，徒有专精之名。兼通云者，博览群籍，通晓多门。通晓多门，当融各科精神以贯其通，若泛滥无归，博不能约，必理有窒碍，思有隔阂，终致驳而不精流于杂，虚负兼通之誉。通专之义，复有广狭，有一书之专精，有一科之熟精，有同类之兼通，有异类之会通，一书专精不易，异类会通更难。非专精无以探骊珠，不博通难以开风气。历观古今，密而不爽。

夫子敏求，多闻一贯，圣门嫡绪，由博返约。西汉博士，墨守家法，东汉经师，渐多通儒。董仲舒下帷三年不窥后园，何劭公覃思十七年不窥门。董专治《春秋》，以之比事决狱，强国教化，可谓精而能用；何兼研六经，而独表《公羊》三科九旨，治乱递嬗，可谓博而能精。许叔重五经无双，郑康成遍注群典。叔重撰《说文》，守古文，为东汉古文学之殿军；康成注《三礼》，糅古今，已捩转一代之风气。

魏晋之际，荀勖、束皙绍承两京经学之绪，董理汲冢竹书之纪，既为经师，又作史家，加之荀、袁纪汉，应、裴注史，史体繁兴，注家蜂起。《隋志》史部，开类三十，得书八百，较

之经部，犹有过之。经史并驾，错以为用，溯源寻因，盖由专而通，由通而变，由变而繁者也。

沈周吹五音之律琯，研韵调声；李杜吸天地之元气，涤滓濯羸：是锐意于诗者也。韩柳掀雷抉电，振兴八代之衰；欧苏翻江倒河，溉泽四朝之脉：是专志于文者也。然比章勘句，又无不熔经炼史，含《诗》咀《骚》，翻铸伟辞，吞吐奇葩，另辟洞天，辄古切今。濂洛关闽之学兴，仁智礼义、忠信孝悌之义密。朱文公兼蓄并包，辟数百年独步制举、牢笼人心之天地。宋明诸子，其发挥圣人义理，亦合亦离，或异或同，虽不免一察以自好，然皆根植六经，综贯百家，体验身心，出入释老之心得。

清初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皆以独立之人格，铁群之智慧，博综经史小学、九流百家，乃至天文、舆地、文学、经济、释道，而又明统知类，各有侧重：梨洲以史学学案著，亭林以小学考据名，船山以哲学义理称。乾嘉而降，吴县三惠专于经，嘉定七钱兼通史，汪中、毕沅、王先谦邃于子。而钱大昕兼擅经史、小学、金石，倡金石证史、异文求声之风气。婺源江永博通古今，兼义理、考据于一身，尤勤精三礼。戴东原学出婺源，通贯群经，洞究天文、律算、舆地诸学，治学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；至其解释经义注重字、词，为乾嘉标志之段王学奠定基石。段玉裁、王念孙父子皆精通古音，湛深经学，并能由博取约，以合御分，演绎声音贯穿训诂之旨，归纳文例融会经典之义，发凡起例，溉益学术无穷。

其他专门名家者，或究研一书，如阎若璩之于《尚书》，胡渭之于《禹贡》，顾栋高之于《春秋》，焦循之于《孟子》，赵一清之于《水经注》，马瑞辰、陈奂之于《毛诗》，陈乔枏、王先谦之于《三家诗》，吴廷华、胡培翬之于《仪礼》，邵晋涵、郝懿行之于《尔雅》，刘逢禄、陈立之于《公羊》，宝应刘氏二世之于《论语》，仪征刘氏四世之于《左传》；或专注一门，若陈厚耀究治律术，余萧客搜辑古注，李富孙裒集异文，程瑶田详究名物，卢文弨、顾千里擅长校勘，章学诚、莫友芝精研目录，金榜、金鹗、任大椿探绎礼制，顾祖禹、陈芳绩、杨守敬疏证舆地，叶奕苞、王昶、冯登府辑校金石。凡所攻错，无不穷蒐

广证，洞悉精微，胜义确论，为后学所凭信，聚璞积矿，为来者所取资。清季以俞樾、孙诒让为宗师，孙精深而俞渊博；以章炳麟、刘师培为殿军，刘守成而章传钵。

自甲骨、卷子、竹简、清档出，传统学术亟须重新整合，而王国维适当其时。陈寅恪称其学云：“先生之学博矣、精矣，几若无崖岸之可望、辙迹之可寻。”而论其贡献为三：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释，二曰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正，三曰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参。若非其知识之博，难以取六者而互证；若非其识断之精，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学术进程将不免趋缓。他如马一浮之理学，杨树达之小学，陈寅恪之史学，于省吾之子学，皆取精用宏，非抱守一隅者所能同日而语。余英时曾辨析严耕望之学问，谓其“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，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，平实稳健尤似陈垣，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”，其在史学上“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”之境界决非幸致。此非唯表揭严氏治学之方法精神，于钱吕二陈之治学特色亦不啻点睛飞龙。

戴东原谓学问之道有三难：淹博难，识断难，精审难。非博通难以有识断，无识断而强作解人，必流于臆断，而欲识断精审，又非专精不可。学问无穷，生命有限，虽饮河果腹，象鼠异需，识大识小，各随资分，然志不可不高远，心不可分人我，气不可争短长，学不可存功利，而后方能涵照如镜，应声似谷，识断平实，而无气质之偏。

吾国传统学术，有其道一生二，又复盘根错节之特点，与现代学术异趣。大道多歧，秉性不同，取途各异，成就殊相。然学不躐等，教有先后，善乎南皮之言曰：“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；由经学入史学者，其史学可信；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，其理学可信；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，其词章有用；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，其经济成就远大。”张氏所言，已揭橥有清二百七十年学者治学之奥蕴，而足为治传统学问之楷式。倘能明生衍交错有本末，乃先乃后；知博通专精可互资，勿固勿局；际前贤来哲贯承启，再接再厉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念兹在兹，终身以之，庶几撮壤崇山之业，幸或一至云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）